

念你 情深意长

I
MISS
YOU

沐清雨/著

晋江人气大神
沐清雨
最动人最催泪力作

痴情守候、刻骨初恋，
谁才是她一辈子的情牵？
这世上，唯有对你情深意长的人，不可辜负。

一念心动，他暗恋她十年。
青春韶华，她却恋上他人。

独家收录
《时光若有张不老的脸》
新番外

念 I MISS YOU 你
情 深 意 长

沐清雨/著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, LTD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念你情深意长 / 沐清雨著. — 南京 :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, 2014
ISBN 978-7-5399-7792-8

I. ①念… II. ①沐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37474号

书 名	念你情深意长
作 者	沐清雨
出版 统 筹	黄小初 邹立勋
选题 策 划	石 颖 夏 童
责 任 编 辑	胡小河 姚 丽
文 字 编 辑	夏 童
责 任 监 制	刘 巍 江伟明
出 版 发 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集 团 地 址	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, 邮编: 210009
集 团 网 址	http://www.ppm.cn
出版社地址	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	http://www.jswenyi.com
经 销	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印 刷	湖南新华精品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	710×1000毫米 1/16
字 数	270千字
印 张	16
版 次	2014年12月第1版,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
标 准 书 号	ISBN 978-7-5399-7792-8
定 价	26.80元

(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

目 录

I MISS YOU

001/第一章 给时间一点时间

从童年到古稀，在回忆的某一页，如果你哭了，那定是一段最深的记忆，最痛苦的经历。曾念念不忘的人，曾以为会珍藏一生的独家记忆，最终都会被时间掩盖。

028/第二章 梦想的距离

终于还是到了这一天，与那曾经视为梦想的人，走到遥不可及的距离。然后懂了，不是所有梦想，都能在努力之后如愿以偿。

059/第三章 曲终人将散

爱情在经历一场疼痛的奔忙过后，难免在彼此心上留下一道伤。当他们不再等待不可能的发生，终于到了曲终人散的时候。

090/第四章 最重要的决定

我遇上你，并不在最好的年纪，却因为你，又一次相信爱情，期待以后。我不会再怀念过去，只因感知你，为我保留了最虔诚的心意。我愿意在十年的山长水阔之后，为你勇敢。我愿意跟你一起，完成爱情最重要的决定。

120/第五章 我们的小世界

爱情的国度只适合两人居住，多一个人就会显得拥挤。这个只属于我们的小世界，我不想有猜忌，不想要争吵，更不要外人借住。



目 录

I MISS YOU

160/第六章 终于等到你

近在咫尺的爱人，坚定不移的爱情，和一辈子的相濡以沫。十年追寻，终于等到你。

195/第七章 不能没有你

我这辈子的梦想，除了娶你，都实现了。十年等待，我不愿再有一丝遗憾。我承诺过的，一直在你身边，我做不到。

210/第八章 许你天荒地老

曾以为天荒地老是奢望，相濡以沫是童话，直到遇见你，我终于知道什么是世间最好的爱情。因为被你所爱，我不再怀念从前，因为爱着你，我怀着要走到最后的想法嫁给你，并决定终身不离不弃，不变不移。

242/番外一：郗贺篇

244/番外二：《时光若有张不老的脸》贺泓勋、牧可篇

246/番外三：《时光若有张不老的脸》赫义城、贺雅言篇

248/后记



第一章 给时间一点时间

I MISS
YOU

从童年到古稀，在回忆的某一页，如果你哭了，那定是一段最深的记忆，最痛苦的经历。
曾念念不忘的人，曾以为会珍藏一生的独家记忆，最终都会被时间掩盖。

夕阳的余晖洒在素雅的古镇上，蜿蜒的小巷，古旧的房子，在朦胧的暮色中有种静谧的美。看似破旧的建筑历经岁月和风雨的洗礼，沧桑之余，又充满着古朴的恬淡。依山傍水，青山环抱，山城之貌，水乡之韵，简直是世外桃源，让人流连忘返。

郁颜喜欢古镇，包括古镇的路，以及古镇的雨。不记得从什么时候起，每逢雨天，她总爱穿上平底凉鞋踩在被雨水冲刷得一尘不染的青石路面上，孤身一人行走在深巷里，平静而舒服。

潺潺的水声，淅沥的小雨，如果少了扰人心绪的电话铃声，似乎就完美了。

看到熟悉的名字在手机屏幕上跳动，郁颜的眉心微微蹙起。可是，她还是滑开了通话键。

听筒里传来低沉到恰到好处的男声，语气稍有不悦：“在哪儿？”是温行远。

郁颜习惯性地看看腕表：“还没到上班时间，老板查岗吗？”

老板？温行远似乎笑了笑：“没错，看你有没有偷懒。”他像是听到了她这边的声响，紧接着问，“在外面？”

得到的是郁颜轻描淡写的回答：“路过四方街。”话音未落，就听她轻

呼一声，“哎——”然后，就有清晰的道歉声传来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踩疼了吧？”

随后，就是温行远语带关切地问询：“怎么了？”

郝颜退开两步，先回应道歉的人：“没关系，你们继续。”待加快脚步离开喧闹的人群，才回答温行远：“没走直线，挡人家路，被撞了一下。”

“不要紧吧？”

“当我玻璃心啊，撞一下就碎？放心，扛造（经得起折腾）着呢。”

扛造？没心没肺到了极点。温行远几不可闻地叹了口气，切入正题：“昨晚去哪儿了？打公寓电话没人接，酒吧那边也说你没去，手机还关了。玩失踪？”

对于他典型性管家婆式定位跟踪郝颜已经见怪不怪了，可语气依然难掩不耐：“昨晚在公司通宵加班赶方案，手机没电了。我有和子良报备，他没告诉你吗？”

温行远半真半假地答：“他只说你大概是艳遇去了。”

郝颜拍扛：“他怎么不说我去一夜情了呢。”

温行远陡然严厉道：“你敢！”

郝颜笑起来：“怎么不敢，我可是生活在艳遇之都呢，不发生点什么，太对不起自己了。”

温行远低笑一声：“你这女人，对自己倒是挺好。”

郝颜又不着边际地侃了几句，随后问：“你打电话不是就为了聊天吧？有什么吩咐吗？”

“没什么要紧的事，就是对你进行遥控管理，顺便关心一下员工的私生活。”

“既然如此，回头给您交一份书面报告吧，五千字详细阐述。您看我这态度够端正吗？”

温行远无奈道：“从字面上理解，态度确实不错，不过细琢磨起来，怎么像是我骚扰你了？快告诉我这是错觉。”

郝颜很想告诉他：你的感觉是对的。但她忍住了，再开口时语气缓和了些：“我是替你节省电话费，免得等你见了话费清单才发现电话费好贵。喂，听得见吗？喂，怎么没信号了？”

她明明白清楚地听见那边说：“别喂了，听得见。”她还是单方面结束了通话，然后关机，想象着温行远再打过来打不通的情景，脚步明显轻快



了许多。

惹恼温行远，谁有郗颜在行？

十分钟后，郗颜出现在一家名为“柔软时光”的酒吧。

杜灵问：“今天怎么这么早？”

郗颜弯唇笑，露出整齐洁白的牙齿：“怕迟到被扣双薪啊。”

见她笑得一脸无害，杜灵微微嗔道：“没个正形。”

吧台前正在调酒的张子良适时插话进来：“昨晚行远打电话找你。”

郗颜挑了挑秀眉：“知道了，刚才还对我实行定位跟踪呢，你没告诉我加班吗？”

“昨晚客满，忙不过来，没注意到你发的信息。”

难怪。郗颜懒懒地问了句：“他有说什么事吗？”

“有事他也不会和我说啊。”张子良笑言，“你才是他生命的女主角。”

杜灵附和：“没错。我们都是过客。”

“真默契。你们两位在一起果然没错，正好相互祸害。”郗颜以一敌二，见杜灵挽袖子要修理她，作势欲跑，“走嘴走嘴，我的意思是，你们俩在一起简直是绝配，造福社会呢。”

“胡说八道。”杜灵眼疾手快地把她揪回来，“体罚你，帮我把窗边的长凳挪了。”

“挪哪儿啊？这不正好一桌吗？”郗颜却并不逃避劳动，说着人已经跟杜灵走到窗边，特爷们儿地动手了。

杜灵解释：“每晚都客满，子良订了几套新桌椅，能多坐些人。”

“我们这店索性改名叫‘桃花岛’得了。”

“所为何意？”

郗颜眉眼弯弯：“招来桃花生意才出奇地好呗。”

杜灵逗她：“就怕给你招来桃花，有人就坐不住了。”

又跑题，每次都曲解她的意思。郗颜装傻：“听不懂你说什么。地球太危险，我还是决定回火星了。”不等杜灵说话，她就去隔壁了。

杜灵朝她背影摇头：“我都快变居委会大妈了，她怎么还是冥顽不灵？行远够命苦的，贪上这么个能作的主儿。”

张子良安慰道：“行远心里有数，我们就别操心了，免得给他添乱，毕

竟感情这种事最是旁人插不上手的。”

杜灵不满：“不是插手，是推波助澜，行远的心思谁看不出来啊，你这个当兄弟的真不仗义，都不帮一把。”

又被迁怒了！张子良无辜地挠了挠短发：“我也没袖手旁观啊。关键是皇帝不急，我急也没用啊。”

“你就是饱汉不知饿汉饥。”

这都哪儿跟哪儿啊。张子良无言以对。

夜晚，当皓月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俯瞰大地，古城已是喧嚣满溢。欢乐的气氛迅速弥漫开来，仿佛所有人，哪怕一粒随风飘过的沙尘都不甘寂寞地沸腾起来。

郝颜看向已然热闹起来的酒吧一条街，听着坐上二楼房顶的客人带着醉意，口齿不清地喊着那句被篡改的“有多少爱可以乱来”的歌词，郝颜忍不住笑出声。

她见又涌进一拨客人，步履轻盈地迎上去：“欢迎来到‘柔软时光’，几位这边请。”她素净的脸上扬起一抹温暖笑意，那笑容没有半分敷衍，既真诚又明朗。如同温行远所言：这个时候，郝颜的笑是发自内心的，因为喜欢古城的静和动，喜欢忙碌的感觉，所以愿意把美丽的一面呈现给远道而来的客人，也安慰远走他乡的自己。

“颜颜，张哥叫你听电话。”酒吧的乐声很大，吧台小妹扯着嗓子喊郝颜。

“马上来。”郝颜转头回了一句，给客人下了单送到吧台，才去隔壁间。

拿起听筒，郝颜忽然想到什么，压低了声音问张子良：“谁啊？要是他就说我在忙。”

结果张子良却大声回答她：“不是行远。”

郝颜意识到被出卖了，硬着头皮接起来：“老板。”

温行远质问：“什么不是我？”

郝颜笑嘻嘻的，企图蒙混过关：“你听错了。”

温行远懒得和她计较这个：“又挂我电话，第几次了？”

郝颜有点小心虚：“谁挂的啊，手机没信号了。”

“没信号还是次数多到数不过来，你心知肚明。”



郝颜插科打诨：“你知道的，我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嘛，见谅啊。”

温行远毫不客气地打击：“别侮辱体育老师了，我看你是根本没学过数学。”

要不要这么缺德啊？郝颜再一次领教温老板的犀利，气得牙痒痒：“说话不许夹枪带棒啊，有损您温总的气质。”

作为酒吧真正的老板，温总十分介意地哼一声：“总被挂的总。”

郝颜也觉得自己过火了，服软道：“好啦好啦，我道歉还不行吗，您大人有大量别和我一介女流计较了，行吗？”

温行远顺着台阶下：“要是你真有歉意，以后少给我关几次机！”

郝颜撇嘴，拒绝承诺。

温行远却一定要她的保证：“听见没有？”

比倔强，郝颜自知不是他对手，只好无奈地说：“听见了，爸爸。”

“温爸爸”被气笑了：“习惯性胡说八道。”

气氛缓和，郝颜说正事：“我下周回A市。”

“回家？”温行远以为自己听错了，“怎么突然要回去？郝贺有事？”

“没有，是季若凝要结婚了，我回去当伴娘。”话至此，郝颜心里隐生怯意，犹记得那年离开时曾下决心不再回去，不再与那人相见，可城市那么小，想要刻意回避一个人、一些消息，并不容易。不过，那里毕竟有她至亲的人，哪怕她还没有准备好，也该回去。

为一个人远走他乡，多么懦弱。

三年，郝颜虽然还没成熟到面对讨厌的人也能微笑，终究也是有所进步的。

相比她瞬间的百转千回，温行远也有很多顾虑，但他不会宣诸于口，而是问：“季若凝？你那个闺密？”

郝颜的思绪被拉回，浅浅一笑：“就是她，我跟你提过的，一个即将步入围城的女人。”

温行远有一瞬的沉默，再开口时他提到了一个对郝颜而言称得上是禁忌的话题：“你也老大不小了，打算什么时候把自己嫁出去？”

他的语气突然变得正经又温柔，与以往的犀利刻薄大相径庭，只是，郝颜忽略了他情绪上细微的变化，回答得漫不经心：“我这么孤独寂寞清高冷的人，一般人消受不起，就不祸害人了。别光说我，你更老好吧？你才是该慎重考虑了。怎么样，需要我帮你参谋吗？”

温行远笑：“难得你还有闲心操心我！”

他明明在笑，可不知怎么的，温度忽然就低了几度。郝颜不知道该如何接下去。直到她因感冒咳了两声，电话那端的温行远才恢复如常：“回去一趟也好，郝贺很惦记你。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“我有一个月的假。”

真长。头一回觉得假期长得如此让人不快。温行远叹气似的问：“票订了吗？哪天走？”

“后天。”

温行远闻言整理了下情绪：“让子良送你去机场，到家记得报个平安，还有……”他欲言又止，最终只说，“别总关机。”

郝颜嫌他唠叨：“知道啦，你可真像我爸爸。”

他没有像以往那样训她几句，反而说：“那就这样，挂了吧。”

郝颜却叫住他：“温行远。”

“嗯？”

郝颜有点支吾：“算了，也没什么事。”

“有话就说，吞吞吐吐的。”温行远的语气是生硬的，心里又隐隐期待着什么。

“听子良说你总是忙到很晚，就是想告诉你别太累了，熬夜对身体不好。”连个停顿都没有，郝颜说完就挂了。

千里之外的G市，有人站在窗前许久。

因为扛不住思念临时决定回趟大研镇，温行远已经连续加班一周，揉了揉太阳穴，他疲惫地倚在靠背上小憩。原本今晚是想告诉郝颜，他订了后天的机票去古镇，没想到她竟在同一天离开。

三年，她确实该回家看看，可是，他终究是不放心。

温行远算着时间，打电话给张子良。电话响了两声就被接起：“行远。”

“没打扰你约会吧？”温行远的语气透着些许慵懒，话语间顺手解开领口两颗扣子。

“反正你也不是打扰一回两回了，杜灵都习惯了。刚把颜颜送回去，放心吧。”自从温行远离开古镇，张子良和杜灵就成了郝颜的护花使者。

“谢了。”温行远沉声感谢，语气诚挚。



“别假客气了。这个点来电话，有事？”相识十几年，温行远的心思张子良怎么会不懂，当温行远带着郝颜千里迢迢地从A市来到古城，张子良就清楚他准备做什么了。

接电话的对象换成张子良，温行远就没顾虑了，直言不讳地问：“她最近还好吧？”

张子良不答反问：“你不是和她通过电话吗，你觉得呢？”

“她什么时候会对我表露真实情绪？”温行远太了解郝颜，除了与他面对面时她才无法掩饰她的真实情绪。

“没觉得有什么不好。”在他们面前，她一直都好。

“等见了面再说，我后天早上八点的航班飞古城。”虽然郝颜要回A市，温行远却无意改变行程。或许在他看来，郝颜不在，他回到那个有着她无数生活痕迹的地方，也不必太过于小心翼翼。

张子良却糊涂了：“颜颜不是那天回家吗？你们搞什么？”

温行远苦笑：“没什么，本来想给她个惊喜。”

张子良与杜灵对望一眼，批评温行远：“这擦边球打得可不怎么漂亮，不像你风格。”

在追郝颜这件事上，温行远做得一直不够漂亮。

温行远自我解嘲般笑了：“那怎么办？太直接怕把人吓跑啊。先这样吧，到时候见。”

结束了通话，温行远透过落地窗俯视G市，入目的是满城的灯火辉煌。

这样的万家灯火，不知哪一盏是属于他的。或许一盏都没有，因为他，没有故事。确切地说，没有和他期待的人有共同的故事。

温行远点了一支烟，烟雾缭绕中，想念起古朴的房舍、清可见底的河流，以及干净的青石路面。还想起那一次，他和郝颜共撑一把伞，在细雨连绵的夏夜步行在古镇幽深的小巷里，雨点落在伞面上，又瞬间滑落到地上，溅起微不可见的水滴，打湿了彼此的鞋面，未熄的灯火透过窗子照着昏暗的小巷，一眼望不见尽头，有些小巷透出深深深几许的韵味。

那夜的记忆很清晰，没有轰隆的雷声，没有惊魂的闪电，唯有温柔的雨丝悠然飘洒，他轻抚着郝颜裸露在外的肌肤，轻抚过她纤细的肩膀，把伞移向她那边，他们自然而然地相依，平静、融洽地相处，触及温行远内心深处最柔软的角落。

三年前，他把她带去古城，陪了整整一年。如果不是因为他的存在令

她有了压力，他绝对舍不得把她独自留在那里。随后两年，他们仅仅见过一面，两人之间浅淡的交往始终靠电话维系。

对于郗颜，温行远是真的心疼。他允许郗颜用时间去缅怀过去，不仅没有步步紧逼，反而体贴地退了一步。可是，隔着千里的距离，他对他的戒心是放下了，他也变得有心无力。郗颜或许并没有意识到，那些常常令她感到厌烦的电话其实是温行远在提醒她他的存在。他怕时间和距离，阻隔了他们之间的最后一丝联系。

“小颜，还要我等多久？”温行远垂下双眸，将万家灯火阻隔于眼帘之外，一张棱角分明的面容清晰地映在玻璃窗上，疲惫又无奈。

夜，漫长。

古镇的早晨宁静而祥和，没有都市的车流不息和紧张忙碌，新鲜的空气里似乎夹杂着微湿的气息，让郗颜禁不住深呼吸。

客厅内流淌着布莱恩·亚当斯沙哑的声音，郗颜站在阳台上，目光从沉睡的古城移开，眺望远处朦胧的雪山，任由轻柔凉爽的微风拂过素净的脸，凉爽而舒服。

郗颜的脑海忽然浮现温行远说过的一句话，她弯起嘴角，鬼使神差地给他发了一条短信：恬淡的感觉不真实得像在云层里飞，你何时飞回来？

当手机显示“发送成功”，郗颜又莫名地有些后悔。一时间，她不确定自己为什么要发这样一条信息出去，于是急急关了手机，生怕温行远打电话过来问她什么意思。然后她检查随身背包，确认证件都带了，才关了音响，“喀嚓”一声锁了门。她拖着行李箱下楼，与偶遇的邻居阿姨道过早安，缓缓步行向巷口而去。

郗颜远远看见张子良倚在车前，冲他挥手：“早啊，子良。”

张子良看着沐浴在晨光中女孩子灿烂的笑容，他似乎有些明白温行远了。郗颜并不算很漂亮，如果硬说哪里与众不同，就是气质独特。所谓独特不是既给你一种距离感，又让你忍不住想靠近，而是她不像别的女孩子那么喜欢打扮，素净的脸上鲜少有修饰过的痕迹，唯有长长的卷发会精心打理。据温行远说是因为郗母格外喜欢她一头乌黑的长发，所以老人家故去后，仿佛纪念母亲一样，郗颜越发爱惜自己的头发。

在郗颜身上，张子良看到了都市女孩少有的纯净与真诚，哪怕她刻意掩去身上的光芒，依然令人在不知不觉间嗅到那种属于阳光特有的味道，有点



淡，有点暖。

郝颜在晨光中走近。

张子良敛神迎上去，接过她手上的行李箱放上车。

去机场的路上，张子良把准备好的早点递过来，不着痕迹地问：“手机又没开？”

温行远一大早就打电话来，说这丫头看似随意，骨子里却有几分挑剔，特意请他帮忙买份营养早餐给她。张子良调侃：“你到底是朝男朋友的名分努力呢，还是往保姆的方向发展呢？”说完，却老实照办，只因那位仁兄说：“保姆做久了才能顺理成章晋升男友，兄弟的幸福全靠你了。”

为了哥们儿的终身幸福，张子良冲锋陷阵了一把。

郝颜道谢，插好吸管，边喝边含糊地说：“忘了。”

“回家记得随时开机，找不到你……我们会担心。”张子良偏头看她，很想告诉她温行远今天要飞过来，话到嘴边又憋了回去。

郝颜喝完豆浆默默地开了机，有一条新短信进来。

面对她那条看似不明所以的信息，温行远回复了两个字：随时。

你点个头，我随时可以飞到你身边。只要你愿意。

只是不知，郝颜有没有读懂这两个字里蕴含的承诺。

飞机准时降落，郝颜才走到出口就被抱进一个柔软的怀抱，耳畔是季若凝哽咽的声音：“你个没良心的。”

郝颜伸出双臂用力回抱久别重逢的闺蜜，面上虽笑，声音却带了哭腔：“见面就数落我，果然是有靠山了。你行啊，就这么悄无声息地把我抛弃了。”

季若凝松手，在她肩膀上捶一下，轻轻责备：“谁抛弃谁啊？没良心的坏东西。”

郝颜的眼泪先掉下来：“我不是东西。”

季若凝又哭又笑：“你确实不是东西。”

郝颜眼角还挂着泪，但也笑了：“敢骂我，胆大包天。”

“牙尖嘴利了呢，小心着点。”

“张嘴，我看看牙有多尖。”说完真的退后一步，打量起季若凝。

季若凝及肩的半长发用一支簪子随意绾起，穿一袭白色的丝绸连身旗袍裙，脚上穿一双矮跟镂花鞋，精致的眉眼，清淡的妆容，无一不令她散发着

女性的妩媚。令郝颜不由得篡改了一句话：“我见过世间美女虽多，端没有这妮子娉婷袅娜。”

季若凝微微嗔道：“显你中文学得好啊。”

“这和中文有关系吗？不知道出处回家悄悄百度一下，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。”见她又要哭了，郝颜伸手拍拍她的脸，“意思意思行了，发大水了怎么办啊？我还不会游泳呢。”

季若凝破涕为笑：“淹死你最好，免得贻害千年。”

郝颜佯怒：“最毒妇人心。”

三年没见，原本就纤细的郝颜似乎更瘦了，唯有眉宇间的神采奕奕让她显出几分生气。单纯如季若凝一时间分不清她的微笑是真的发自内心，还是为了安抚她。

郝颜似乎洞悉了季若凝的探究，看向站在她身旁的男人：“不给我介绍一下你爷们儿？”

这份率真惹笑了对方，男人上前一步：“唐毅凡。你好，颜颜，不介意我这么叫你吧？”

温婉如季若凝，英俊如唐毅凡，犹如童话故中的王子与公主，般配极了。见唐毅凡自然亲昵地伸手搂住季若凝，郝颜由衷地为她感到高兴，当即笑言：“你本来就该随若凝叫我的，有什么可介意的？”

季若凝微微脸红地挣开唐毅凡的手，挽住郝颜：“当小姨子的感觉不错吧，这回有人讨好你了。”

郝颜看向主动接过她拉杆箱的唐毅凡：“你们结婚以后她归你所有，之前归我，这要求不过分吧？”

唐毅凡挑眉：“只要小姨子别让我退位让贤，我自然是没意见。”

两个女孩对望一眼，笑了。

他们一路谈笑风生地走到了停车场，郝颜正准备上车，却听唐毅凡与人打招呼：“出差，还是接人？”她循声望过去，待看清所遇何人，笑容瞬间僵在脸上。

这样的不期而遇让人措手不及。

刚刚泊好车的韩诺身穿蓝色条纹衬衫站在相邻的车位旁，目光触及郝颜的脸，神色也是陡然一变，竟是七分意外，三分惊喜，转瞬间，他恢复如常，先回答唐毅凡：“接人。”又把视线投过来，“好久不见，颜颜。”

原来，他们之间只剩一句“好久不见”。



郝颜心里泛起涩意，但看着韩诺没有情绪起伏的眉眼，她居然莫名地平静了下来，至少声音平稳，“好久不见”四个字被她原封不动地还回去，没有半分颤抖。

面对重逢的两人，季若凝脸上的血色也被抽走了些许，她不自觉向郝颜靠近，语带讥讽：“难得韩大律师还记得我们颜颜。”

这样犀利尖锐的季若凝是陌生的，郝颜不愿让在场的任何人为难或难堪，闻言回握住她的手：“先走一步。”她边说边轻轻推了推季若凝，坐上唐毅凡的车后座，然后果断地拉上车门，把自己与外面的他隔绝。

然而，郝颜那么清晰地感觉到韩诺的目光始终锁定在墨色的玻璃窗上，哪怕他其实根本什么都看不见。

聪明如唐毅凡，自然能感觉到韩诺与郝颜之间的微妙，他上车后识相地没多问什么，准备按原定计划去事先订好位的餐厅为郝颜接风洗尘，结果在他启动车子时，听郝颜说：“飞了几个小时候有点累了，先送我回家吧。”

唐毅凡闻言在后视镜中与季若凝对视一眼，见他家准媳妇儿点头，语气再自然不过：“劳烦两位美女给小的指个路。”

回去的路上，郝颜降下车窗，任由风吹乱她的长发，凌乱地包裹着她瘦削的脸。她似乎连叹息的力气都没有了，努力按住泪腺，把胸膛间涌起的伤感强自压下去。

一千多个日子的离别，的确是好久不见。

他依然是记忆中清俊的样子，除了在他们眼里找不到彼此的影子。斑驳不清的记忆，犹如外面倒退的街景，让人辨识不明前路。

郝颜再一次提醒自己，在她离开A市去往古城时，他们就成了彼此生命的过客。那些过去的，能不回忆就不要回忆。可是，当她探头望向碧蓝如洗的天窗，思绪却如慢镜头重放一样，退回到那段美好的时光，完全不受控制。

阳光柔软的清晨，郝颜早早起床，穿戴整齐地坐在话机旁等。熟悉的铃音响起，她弯唇笑起来，快乐地推开宿舍的门。

安静的校园被深锁在温暖的晨光里，她的王子姿态翩然地站在树荫下，眉眼含笑。

韩诺三步并两步地迎上前，握住郝颜的手，轻轻责备：“怎么连件外套也没穿，也不怕感冒？”

郝颜笑得娇憨明艳：“冷了可以穿你的啊，不怕。”她唇边眼底的笑意那么明显。

韩诺脱下风衣，裹到她身上，手臂一伸，搂过她纤细的肩膀：“我们出去走走！”

她在他怀里俏皮地问：“招摇过市吗？”

“对，招摇过市。”他捏捏她的脸蛋，又说，“过几天我妈回来，她想见见你。”

“啊？”郝颜笑不出来了，好半晌才咬着牙说，“好！”

韩诺被她咬牙切齿的样子逗笑，用力揉了揉她：“怎么跟要上刑场似的，有那么紧张吗？小心牙掉了。”

“谁说紧张了，丑媳妇总是要见公婆的，况且我又不……”猛然间意识到说走嘴了，她立刻住口，偏头看向忍笑的某人，“你给我严肃点，不许笑！”她却没了底气，脸都红了。

韩诺英俊的脸上浮起一抹迷人的浅笑，追问：“谁要见公婆？”

“说什么啊，听不懂。”郝颜嘴硬不承认。

韩诺轻声笑，温热的呼吸渐近，轻柔的吻落在她额际，顺势把她搂进怀里，低沉的声线透出些许诱惑的味道：“真不知道啊？”

郝颜索性不回避了，搂住他的腰，脸在他胸前蹭啊蹭的：“怎么办啊？我好紧张。”

“紧张什么？又不会退货。”韩诺掐了一下她的腰，温柔地说，“别担心，有我！”

她小猫一样躲在他怀里撒娇：“那你可要向着我。”

他低头吻她发顶：“傻丫头，不向着你向着谁。”

这样的韩诺，那个郝颜曾经一心一意依赖信任的王子。

那时，他是校园里的佼佼者，不仅人英俊帅气，功课更是样样拔尖，好脾气也是出了名的。作为郝颜的男朋友，他虽不懂浪漫，但依然会时不时地给她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，而且宠她宠得厉害。郝颜一方面觉得幸福，一方面又是满心不解，总爱傻傻地问：“为什么是我？为什么对我那么好？”

他是怎么回答的？

现在回想起来，郝颜还清楚地记得他认真的表情，理所当然的语气：“因为是你，所以只对你好。”

因为，所以，就是你。

幸福近得触手可及，爱情芬芳，四溢着暖意。除了不畏将来，勇往直前，真的是心无旁骛，以至于后来连退路都没有。